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七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歧伯荅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癰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歧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鑿鑿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歧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

瘕石水

覃何如歧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瘰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歧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歧伯

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搐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胃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於上寫

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一本云季脇之下深一寸重者雞

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

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
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
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
者也黃帝曰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
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
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黃帝問于伯高
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柰何伯高
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
爲少六歲已上爲小黃帝曰何以度之其肥瘦伯高
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柰何伯高曰臞肉

堅

一本云
臞肉

皮滿者肥臞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

離者肉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
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
粗理者寒黃帝曰其肥瘦大小柰何伯高曰膏者多
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
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
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
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
黃帝曰衆人柰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
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

命曰衆人黃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針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針之意矣願聞其故歧伯曰何物大於天平夫大于針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針焉夫針之與

五兵其孰小乎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針能取之乎歧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非此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以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

爲之柰何歧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以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乎以小針治乎歧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鉞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歧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歧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

得聞乎歧伯曰腹脹身熱脉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脉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脉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胃滿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脉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針甚駿以配天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

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
能反之乎歧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
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歧伯曰是
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
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
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
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
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
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歧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
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

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
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闕門而刺之者
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
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
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歧伯曰
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歧伯曰無寫
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歧伯曰補寫
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歧伯曰病與脈相

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歧伯曰明知九針之論是謂九宜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歧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干股腠于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歧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帝曰何謂五逆歧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

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脰肉破身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脉堅搏是謂五逆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七

音釋

水脹第五十七

瘞枯公切 窅杏切

衛氣第五十九

臃容朱切

玉版第六十

嘶西

五禁第六十一

血普回切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八

動輸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脉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歧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歧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歧伯曰

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
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
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
一故陽病而陽脉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脉大者為逆
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黃帝曰足少陰
何因而動歧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
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
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
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
此脉之常動者也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
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
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歧伯
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
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
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
之謂也

五味論第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
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
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

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
聞其故少俞荅曰酸入于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
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
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繆約而不通水道不
行故癢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黃帝
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
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
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
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

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
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
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黃帝曰苦走骨多
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
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
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
走骨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
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
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蠱動蠱動
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歧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祕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不敢揚之歧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

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爲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 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 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少角 鈇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曰右角 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 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爲人赤色廣脰銳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

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
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 質徵之人比於
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 一日質之人 一日大徵 少徵之
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惛惛然 右徵之人比
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 一日熊 一日熊 質判之人
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 一日質 一日質 土形
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
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
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
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 敦 太宮之

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 加宮之人比
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 一日衆 一日衆 少宮之人
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 左宮之人比於
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 一日衆之人 一日衆之人 金形
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
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
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
敦敦然 欽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
然 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
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 小商

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巖巖然 水形之人
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
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
畏善欺給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
足少陰汗汗然 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
上頰頰然 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
紆然 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
一曰加 極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
之人
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
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歧伯曰形勝色色

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
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
乎歧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
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
皆人之太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
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脉之
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歧伯曰足陽明之上
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
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
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

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
疥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
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
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濕則善
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
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
多則胛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
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
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
則美色足太陰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

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
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
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
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
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
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
則瘦以多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
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
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
者刺之有約平歧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脉氣血多

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
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
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
陰陽奈何歧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
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為痛痺甚則不
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
脈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
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
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
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

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八

音釋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鈇

犬

惛

他刀切

鮫

交

肱

杭

瘰

只玉切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九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

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陽下

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鈇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鈇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陽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

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宮與大宮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

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

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

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

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鈇角上角大角判角

右商少商鈇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角宮

衆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

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唇故鬚不生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

月之光影音聲鼓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于歧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

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歧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歧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容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

貞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
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
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在絡之時
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
經在經之時洒淅豈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
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
舍於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
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貴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
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
募原之間留者於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

脉或著絡脉或著經脉或著輸脉或著於伏衝之脉
或著於脅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
淫泆不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歧伯曰其
著孫絡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
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
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臍腹滿雷引故時
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
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
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
安飢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

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脊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歧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歧伯曰厥氣生足惋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滯血脉凝滯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於腸胃則臍脹臍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

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中外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結蘊裏而不散津液瀆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歧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思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歧伯荅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針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針相逢或針以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針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歧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歧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歧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歧

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針相逢奈何歧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針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黃帝曰針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內藏故針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針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

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啐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歧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黃帝曰刺之柰何歧伯

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荅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隴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

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
頰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
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
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
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柰何
歧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
寫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
其厭乃發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九

音釋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洪亦

上膈第六十八

潰會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二十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于歧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
生歧伯曰此皆鼠癭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脉而不去
者也黃帝曰去之柰何歧伯曰鼠癭之本皆在於藏
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脉中而未內著於肌
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柰何歧伯曰
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
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
而已黃帝曰決其生死柰何歧伯曰反其目視之其

中有赤脉上下貫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二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而死見赤脉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膻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必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

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躋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

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柰何伯高荅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

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泉脉人有衛氣地有草蕘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脰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針之數內針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柰何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敘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

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針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脉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脉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夫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肘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之脉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

上入於臂中內絡于心肺黃帝曰手少陰之脉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脉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腧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黃帝曰持針縱舍柰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脉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脉之盛衰滑瀉其脉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瀉者爲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瀉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决死生視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黃帝曰持針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針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針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黃帝曰

扞皮開腠理柰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荅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柰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

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食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

處于上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理事雖敗而無常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諛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

六府不調其陽明脉小而太陽脉大必審調之其血
易脫其氣易敗也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
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
暴死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
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脉則強氣脫
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
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
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
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
相與母政卒然奇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

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
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
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黢黢然
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脰然未僂此太陰之人
也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噉
行而似狀此少陰之人也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
儲反身折脰此太陽之人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
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
人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顛顛然
愉愉然睄睄然亘亘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

之人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二十

